



酒花集

韦 野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酒花集

韦野著

艺出版社

1981年·石家庄

酒花集

韦野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1/32 5.625印张 2插页 94,000字 印数：1—6,7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178 定价：0.65元

目 录

史诗的一叶·····	(1)
酒花的喜剧·····	(11)
神奇的梦思·····	(19)
小鸟春秋·····	(27)
水中的花朵·····	(34)
蛇迹漫笔·····	(42)
名楼赋·····	(49)
少林风骨·····	(56)
南阳拾忆·····	(64)
“铜雀春深”序·····	(70)
彭城见闻·····	(78)
月是故乡明·····	(85)

古城之恋	(95)
海河情思	(99)
舅舅的礼品	(105)
远方的亲人	(112)
她来到山乡以后	(117)
老院长	(123)
军生	(128)
怀旧	(136)
丑角三忆	(142)
画与捕雕	(150)
《玉堂春》杂说	(156)
醉马草	(163)
风电之花	(166)
散文创作断想	(174)

史诗的一叶

布里，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庄。当代人知道它的并不多。尤其是蔡和森同志当年离开长沙，万里迢迢来到这个偏僻的村庄任教，更是许多人所不知。我没来这个村庄之前，也不熟识布里这个名字，但它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很有名望了，“华工之乡”的称誉首先在巴黎的赛纳河两岸传开。后来，伴随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蓬勃兴起，布里的名望越来越大，象北国天空黎明时的一颗小星，熠熠闪光，活跃在立志救国的许多知识青年心里。七十年过去了，随着历史潮流的发展，它被前进的激流搁置在岸，人们对它的名字也就生疏起来，但它的广阔胸怀和博大志向，还留在许

多老一辈革命家心里。

今年“五四”，听说在布里人的倡导下，要举办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展览。我怀着敬慕的心情，在一个艳阳的春日，走访了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布里，座落在河北高阳县的潞龙河边，过去曾归归县管辖，是千里堤畔的一个大村。一九一〇年左右，这村有不少贫苦农民在官僚李石曾的招募下赴法国做工，到他在法国巴黎开办的“豆腐公司”做豆腐。他们启程之前，要在布里进行短期的法语和工艺训练。在这之前，法国人不会做豆腐的，中国豆腐的输入，给法国人民的生活增加了福氛。当然李石曾也发了大财。布里被称为“华工之乡”，在巴黎、蒙塔尔纪等地颇有威望。于是，随布里村的农民赴法者越来越多。一九〇九年，豆腐公司在巴黎开办了“华工夜校”，这是旅法华人在法国设立的最早的工人夜校。同时，布里村为培养赴法华工，也随即成立“留法工艺学校”。这便是它的“华工之乡”的由来。

后来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之际，这所学校便成为我国最早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了，全国各地的有为青年纷纷来布里求学。从一九一七年起，布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为改造旧中国、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远涉重洋，寻求真理的优秀青年。

这个历史上的壮举，在吸引着我。我们的汽车朝布里行驶，飞驰在渚龙河的千里堤上。我的心揣摸着这个可爱村庄的相貌、特色。近百年了，它和法国工人结下的友谊，以及赛纳河两岸的梧桐，玫瑰，和那艳丽的红石竹花，在这里有没有象征呢？我思忖着，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异国的风采也许不会不感染这块土地。可是，我的车子刚过安澜桥，一种朴实无华的我国传统农村的素有色彩映入我的眼帘。金灿灿的油菜花在朝阳的照射下，散发出阵阵轻微的清香；花生开始点种了，人们推车，挑担，荷锄，送水，象一幅幅水彩画铺在广阔的田间。临近村边，我看见各个农家的房舍，门楣，院落，并无奇特处，还是祖国传统的农家建筑式样。在它的身边，有多少历史的遗迹，中外的风云，以及贫苦的呐喊，翻身解放的福音，它依然保持着朴素的风姿，传统的风韵。驰名全世界的法国香水并不曾沁进它的汗渍，华工用血泪换来的法郎，虽然优厚于冯兰池的租钱，也没有改变那坯垒的土墙，绑扎的柴门。然而，就在这个很不起眼的普通的村落，开过多少灿烂的文明之花，孕育过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有的灿若晨星，也有的到后来黯然失色。而布里，却依然矗立着，望着历史的激流，为时代的前进不断付出自己的心血。

感谢布里村的一位年轻人，他听说我要去访

问他的村子，十分高兴，放下他正在县里筹备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资料，亲自带领我们前往。他热诚，开朗，很熟悉村子里的光辉历史。他曾访问过散居在长沙、上海、北京的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前辈，老革命家。今天，有他作我们的向导，自是乐事。一进村我们就愉快地接触到当年留下的一些场景、建筑、照片，使我的遐思，即刻进入那风起云涌的留法勤工俭学的年代。

没想到那所成立最早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村南还完美地保存着。高高的校门上刻有黑体大字“留法工艺学校”。面对着潞龙河的交通要道安澜桥，使人想到当年安澜桥码头的一片繁忙兴盛的景况。这河通往天津、保定，那时来自祖国各地的勤工俭学生，多数坐船来布里，也有从保定乘马车而来。他们走下千里堤，步行四里多路就能看到学校的高耸门檐。据说校内原有两个食堂，分北方学生的和南方学生的，这是为照顾湖南等地学生的生活习惯而特意增设的。因为学生们的年龄悬殊很大，分大班和小班，湖南来的小班，最小的学生只有十五、六岁，不仅不适应这里的食宿，北方话多半也听不懂，很需要老师认真照料。那时的宿舍也分南方的和北方的，可见老师们为培养祖国的良材，付出了何样的心情。我们逐个观看了当年留下来的一部分教室和宿舍。那旧式的长方形窗口，依然面对广场和一

排排绿森森的白杨。这一切都在明绿色的欢欣的春景里伫立着，使你并没有残存的感觉。

走过穿堂门，我们来到西南角的一间很窄狭的屋门口，年轻的主人说：“这是蔡和森同志住的房间。他在这屋里修课，也在这里学法语，他的湖南口音较重，学法语很吃力，可他每天坚持学到深夜，师生们都熄灯了，他还俯在煤油灯下……”这间小屋，好象后来翻盖过了，已看不到当年的任何迹象。进了屋，我的心沉浸在这位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革命活动中，他为改造旧中国，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作出的伟大贡献已深印在人民的心中。可我自愧寡闻，竟不知他还在这个北方普通的农村播过革命的火种。人们知道，那时候他在湘江之滨和毛泽东同志组建起新民学会，可谁知他还带领一批湖南青少年学生，跋山涉水，从师万里，来到布里呢？这个革命史上的壮举，史册上还没有记载，许多报刊也不曾报道。感谢筹备展览的同志，告诉我这个令人鼓舞的史迹。此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蔡和森同志从湖南来北京、布里谋求革命恢宏大志时，途经洞庭湖，面对舱外恶风暴雨，联想到乡国的悲惨情景和挚友的嘱托，而写下的气势壮阔的五言诗《少年行》：

大地龙蛇起，乾坤一少年。

乡国骚忧尺，风雨送征船。

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

从师万里外，访友人文渊。

何等豪迈的志气！他为扶治乱世，扭转乾坤，先到了北京大学杨怀中家中，日夜苦读新思潮书刊和李大钊的著作。当时他给在湖南的毛泽东同志的信中，就坚定地表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并表示积极赞助勤工俭学运动，想到法国去了解各国之“实情”，寻找革命真理。随即，他多次和毛泽东同志商讨留法勤工俭学的大计，劝说犹豫不决者，并建议在布里设立湖南少年班，由他亲自任教。不久，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的预备留法的邹鼎承、陈赞周、肖三、罗章龙等二十多名湖南青年学生北上，分别到布里、育德中学和长辛店等留法预备班学习。随即，李维汉、张昆弟、曾以鲁也分别来到这里。蔡和森同志这时亲自到布里任教，宣传新思想，探求治国之道。他每天清晨，都带领学生到村野锻炼身体，学武术“八段锦”。下课后，就和学生谈论世上风云。布里村的法文教师齐连登回忆说：“蔡老师日夜谈天下事，从不及私事。”他给学生上中文课，爱讲《出师表》、《杂说四》、《祭鳄鱼文》。当他讲《爱莲说》时，特别强调“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含意，提示大家做人也要象荷花那样，不

为世俗所污，不媚于世；他讲《苏武牧羊》故事，则颇为称赞苏武持节放鞭，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激励同学们要热爱祖国，赞助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这些，只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们已经忆起的蔡和森同志的点滴心血，而在这间窄狭的房里，他度过了将近半年的艰苦生活，和同学们促膝谈心，和布里的农民谈改良农作，和从法国回来探亲的华工谈中外形势，还和毛泽东同志不断通信商议拯救中华的大计，这一切富于心灵美的亲切的画面，可惜难以攫取了。我在这遐思中走出房间，感到布里人能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保留下这间值得纪念的小屋，实为难能可贵，这里不也有坚强的信念吗？

这时，前来上课的当地中学生，纷纷涌进校门，他们背着书包，含笑盈盈，看见我们这些新来的客人，仿佛谙熟其意，知道是看望当年革命先驱的故里的，一个个投来亲切、敬慕的目光，好象他们正步着先驱者的足迹，流露出一种使人爱慕的生气。

不能再影响同学们上课了，我们到校外寻找这所学校当年的实习工厂。遗憾的是，厂址没有了，有的说在工艺学校的教室旁边，有的说在村东头的三关庙旁边，搞展览的同志一时还未鉴定出来。可是，有一张当年拍照的十分清晰、明亮的照片，上写“布里留法工艺实习学校工厂”，使

人无庸置疑地看到，布里确有我国最早的一所专门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而设立的实习工厂。照片上的厂地铺着整齐的平面砖；墙上有一排近似法国教堂式的落地长窗。学生们一个个站在机器旁边，手持小铁锤、锉刀，正聚精会神地认真操作，神情都那么从容，自然，真切，没有丝毫的为拍照而故作模样。这座厂房虽然没有了，但村里的社员们都没忘记它为造就一代治国人材所作出的贡献。他们听说要搞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展览，纷纷献出了许多珍贵的文物、照片、信件。当年学生用过的台钳、活动钳，以及从法国翻译过来的部分教学课本和书籍，均已成为历史的见证，显示着这所极为简陋的学校，却有着名不虚传的智慧之光。

快到中午了，我们从布里的前街散步到后街，又从村南走到村东的潞龙河边。主人说当年蔡和森同志常常带学生在这里洗澡，游泳，有时乘船到保定会友。他们说蔡和森和毛泽东、肖三同志，一九一八年十月六日，在保定接待的从长沙来布里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就是坐船来布里的。这页史迹，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不知道毛主席那时还专程来迎接。于是，我立即问主人：这个重要的活动有可靠的根据吗？他很自信地向我介绍了这个现代革命史上还不曾记载的事情。原来，他们在征集资料时，从音乐家贺绿汀那里，发现了 he 长

兄贺果一九一八年在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预备班学习时的一本毛笔写的《上谷日记》，上谷，原是保定的古称。其中详细地记述了蔡和森和毛泽东在保定车站欢迎勤工俭学学生，忙着搬运行李的情景，还记载了蔡和森和毛泽东与湖南全体学生在保定莲池合影留念。这本新发现的珍贵的日记，已存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那么，看来毛泽东也许来过布里，我渴望知道这是否事实。主人微笑着说“很可能。不过尚未找到确切的记载。毛泽东当时是关心和支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我们这里有一九一九年五月他和即将赴法的罗学瓚等人在长沙的合影，也有他在一九二〇年赴上海欢送新民学会会员留法勤工俭学的合影。毛泽东既到保定来，也很可能护送同学来布里。”布里的主人在怀念这个运动的先驱者，他们多么希望能找到这些闪光的丰功伟绩！

一些革命老前辈听说布里要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展览，热情地支持他们，有的送来了亲笔题词，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有的寄来了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二〇年六月八日在天津狱中的铁窗下，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而写的《别李愚如并示述弟》抒情诗。这首诗将近六十行，是新近搜集，尚未发表的原作，壮志豪情，跃然纸上，被布里人视为珍品，朗朗传诵。它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勤工俭学生乘风破浪，寻找真理，追求

光明的坚定信念。“……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践。推翻旧论理，全凭你这心头一念。”这诗为展览会增添了灼日光辉，也给布里村的壮丽史诗增加了光彩。我看到人们一面装帧诗页，一面背诵那感人肺腑的诗句，一个个脸上洋溢着胜利自豪。

参观完这个可爱的村庄，陪同我们的年轻主人还给我们背诵了一首当年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生时，一位送别者写下的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天上多一个星，世界上就多一线光明；
并且星光，就是月光的引线。

等着吧，不要忙。

快天亮了，快天亮了！

他快要出来了，太阳！

听着这诗句，我不由的感到，在那黑夜茫茫的天空，有许多星星，而布里不也是许多小屋中的一颗吗？和巨星相比，它虽然微小得很，但却坐在了启明的位置。它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搏击暴风雨的海燕，终于迎来了灿烂的朝阳。

酒花的喜剧

我时常感到，人们对啤酒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爱饮者逐渐增多，大都能体会到啤酒的益处。许多人不仅善饮，论起酒来还颇有名堂，各种啤酒的品质风味，产销渊源，以及每年评酒会上蝉联全国的冠军，差不多都能略知一二。这是在许多宴饮场合都可以见到的。

啤酒，真可说是一种既清凉可口又富有营养价值的饮料，还有消暑爽神之效。先前，我并不认识啤酒的好处，总觉得它有一种苦味，而且酒劲甚微，喝多少才能抵得上二两白干所焕发的兴奋，轻松！每遇朋友敬饮，我好以白酒回敬，后来，当我一旦发觉啤酒的苦香味所给予的浑身清

新、爽快、甘香的体会时，我被它的威力慑服了，渐渐的，我不再干那种以饮白酒对啤酒的傻事了，而且还成了啤酒的崇拜者。

近来，在茶楼餐厅的一些宴饮场合，我发现从乡村来的农民，饮啤酒者大增。拉白灰的社员，赶毛驴的车夫，送蔬菜的老农，走到酒铺门口，也停下车拐进去喝上两碗生啤酒，然后洋洋洒洒地赶着车走去。我还看到不少女青年在公园的望湖楼上设宴，专买啤酒对饮，那慨然大方的派头，简直和男子畅饮一样，令人敬服。这使我感到，啤酒真有逐步取代茶和汽水的趋势。倘若在郊外旅行，特别是夏令营或野餐的场面，这消暑解渴的啤酒就更受欢迎了。记得解放初期，我们刚进城不久，啤酒被认为是洋学士的饮品，只有西餐部才有出售，而今却成为劳动者的普遍饮料，这个不曾预想到的变化，着实令人思慕，欣喜。习俗，不也是在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变化着吗？

由于兴奋的缘故，我对啤酒生产也关心起来。在报上每见到各省兴建啤酒厂的消息，就一句不拉地一气读完。去年夏季我国的啤酒供应突然紧张起来，从北京来的朋友说，市场上很少见到瓶装熟啤酒，零散的生啤酒也难买到，各饭馆每天只卖一次，排得队长如龙蛇。我所在的省会还好一些，刚进夏季，商业部门便调来大量啤酒